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

十六至
二十

詳校官中書_臣閔思毅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吳俊

謄錄監生_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六

服用部

舟

宋 吳淑 撰

昔聖人剡木為舟以利于古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或

曰聲自虞姁工倭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姁音或曰起

於貨狄北鼓世本曰共鼓貨狄黃雖權輿於窾木淮南子曰

古人窳木

或於夸於浮土

世本曰康君名相姓已氏與樊氏暉氏柏氏鄭氏凡五姓

浮而為舟
神以為土為船雕文畫之船浮者

則有吳之餘皇

左傳曰楚

敗吳獲其舟餘皇

漢之雲母

拾遺記曰漢成帝以雲母飾鵠首名雲母舟

白魚瑞周

而斯躍

周書曰武王伐紂濟河有白魚躍入王舟王取而燎之以薪

黃龍感禹而來

負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人五色無主禹仰天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人生性

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弭耳曳尾而逝

苟汎然而無繫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食而遊汎若不繫之舟

則觸之而不怒

莊子曰方舟而濟河有虛舟來觸則雖有

禍心之人終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則惡聲隨之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

若乃道濟舟

艫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淅陽有人施罟於柴桑收
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舫舫工人誤截兩頭以為

不祥殺三巧手黃蓋滕 吳志曰周瑜逆曹操部將黃
及入朝果伏誅蓋取滕衝闔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灌膏其中裹以惟幕上建牙旗乘風縱火同
時發火時風猛盛悉從燒岸上營曹操軍敗退徐宣

凌波而抗厲

魏志曰徐宣遷司隸校尉從明帝至廣陵
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舟在後

凌波而前羣僚
無至者帝壯之

鄧通持權以雍容

漢書曰鄧通以權船
為黃頭郎注曰土勝

水其色黃故刺
船即皆著黃帽

舫鳥江而待項羽

史記曰項羽敗欲東
渡鳥江鳥江亭長舫

船燒赤壁而走曹公

江表傳曰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
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燒

船自退橫使周
瑜虛獲此名

大見馳馬

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益州
刺史王濬修舟艦濬乃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

江神舟楫之祥聞集蜂語林曰周武王東伐夜濟河時月明如畫八百之旅皆薦寶而

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幡旗翌日而泉紂名其船曰蜂舟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遺

類故可以凌迅流馬融廣成頌曰方舩艘連舩舟張雲帆施蜺情靡颺風凌迅流發棹歌繼

水翼長風者也左思吳都賦曰篙工櫓師選自閩禺翼御長風狎翫靈胥爾乃浮江

千里漢書曰武帝浮江射蛟舩舩千里注舩船後持柁處艫船頭刺擢處攻楚萬艘蜀王本記

曰秦為舩船水淺而但能浮芥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萬艘欲攻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河廣而曾不容刀詩曰誰謂

河廣曾不容刀至如沙棠之法拾遺記曰漢成帝常與趙飛燕

也木蘭之麗任昉述異記曰魯班詩采菱翔鳳之名京西

雜記曰太液有采菱舟陶李直京邦記曰宋武渡六合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百五艘船楫之盛前代無比

指南常安之制晉宮閣記曰靈芝池有鳴鶴舟梁麗晉

舶之稱莊子曰梁麗不以街城注麗吳艚越女之類張揖

埤雅曰艚吳船也音涓西京雜記曰太液池有趙女舟或實新芻而舉火見黃蓋

或建幡旄而照水西京雜記曰昆明池中有戈船數百艘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旌葆麾蓋

照灼涯溪龍音毛李郭並汎而登仙後漢書曰郭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

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
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

仙
胡越同心而共濟
則王弼易經曰同舟共濟
吳越何患乎異心
樂茲清曠

王弼易經曰同舟共
則吳越何患乎異心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中有嘉則輕利梁王筠詠輕利船
鳴鶴客與清曠采菱等身應臨汝侯教詩曰

鳴鶴客與清曠采菱等舟

嘉則輕矛

應臨汝侯教詩曰

君侯飾輕利搖蕩邁飛雲卜式博昌之習漢書曰卜式願與臨菑習

陵漾浮鷁采映水煥蛟文

式博昌之

願與臨蓄習

弩博昌習船賀齋絳襜之侈吳志曰將軍賀齋性奢綺者死南越

者死南越

賀應絳稱之俊

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

望之若山
顏回言賜也之來
于吳久而
衡波傳曰孔子使子貢

望之若山

彥回言賜也之來

于吳久而不來謂弟子

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郭翻屈庾翼曰無足者乘舟而來矣子貢朝至如回言

曰無足者乘舟而來矣子貢朝至如回言

享番屋度

之至晉中興書曰安西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逼郭翻欲強起之翻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

之至

欲強起之翻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

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詠桂權而見楚辭楚辭曰桂棹兮蘭

之舟也冀俯屈入其船中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

斲冰兮被豹裘而迎晉使吳人飭舟以迎之左右各五

積雪百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狐裘者巨川則道著傳說書

叔向歸以告平公曰吳其亡乎命曰若濟巨川五湖則功成范蠡

用汝作舟揖吳越春秋曰范蠡既滅吳乃乘扁舟出三

江入五湖人亦聞甘寧之錦纜示吳書曰甘寧住止

莫如其所適輒割棄顧氏之布帆無恙世說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

以示奢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帆顧

苦求之發至破冢使遭風大敗作風波已沒於杜畿親

賤與殷云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志

曰僕射杜畿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過風沒文帝詔曰

冥勤其官而水死搜捕百艘而山死杜畿忠之至也

艘械豈長於梁相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墜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

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械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械之間則

我不如子至于安國家利社稷子比我勝勝如未視狗耳孫權回之而受箭魏志曰孫權乘

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蒼舒刻

之而秤象

魏志曰鄧哀王仲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輕重訪之羣下

咸莫能其理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愚者既

聞於求劍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刻其船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

所刻處入水求智士俄觀其脫衣漢書曰陳平逃歸漢渡河船人疑有金陰

之不亦惑乎

欲害之平脫衣

刺船遂免害 漢水有沈膠之責

帝王世記曰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

進王中流船

解王没于水 河流有泛柏之詩

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注舟在河中猶婦人

在夫家是

其常處 亦有緋纚見維

詩曰汎汎揚舟緋纚維之注緋纚也纚繫也

舳艫

相接

郭漢江賦曰舳艫相接萬里聯檣

嘗聞其越舩蜀舩

淮南子曰越舩蜀舩不能

無水

而行 豈用夫瓊艘瑤檝

抱朴子曰瓊艘瑤檝無涉川之用金張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

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 儒雅而乏治畧者非翼亮之才

復有蔡姬見蕩

左傳曰齊侯與

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懼 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 秦將曾焚

左傳曰秦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

汎茲五會

周處風土記曰小曰舟大曰船溫麻五會者永寧縣出豫章材合五板以為大

船因以五會為名也晨免青桐大船名諸葛恪所造鴨頭船也浩漂者言船之在水如蓮花散落浮于川也

容乎萬人

漢宮殿疏曰武帝作昆明池周匝四十里為豫章大船可載萬人船上起宮室飛雲

嘗見於吳國

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魯肅等共送追叙別青翰曾聞於

鄂君

見歌賦被注

復有漢武申汾河之歌

見歌賦橫注廣德

有便門之諫

漢書曰上將祭宗廟出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

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上不悅先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也乃從穆滿之乘龍

鳥

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鳥舟龍舟浮于大沼山松之望馬注舟以龍鳥為形制猶今吳之青雀舫

鳧雁

見江賦西陵縈帶注

或以伐江陵之木

漢書曰伍被曰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

或以習昆明之戰

漢書曰武帝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幟加其上

至若翔螭赤馬

語林曰漢武始穿昆明池汎翔螭舟時日已西傾涼風激

水女伶歌甚清帝追思李夫人之儔不可復得悽然賦落葉哀蟬之曲釋名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馬鷁首

鴨頭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注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吳志曰諸葛恪製鴨頭船

汎越王之

三翼

越絕書曰越為大翼中翼小翼船以戰梁孝王船名詩曰天暝浮雲飛三翼自相追督孫權

之伍樓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孫權使董襲督伍樓船往會戰先登見號晉令曰水

先登船飛鳥船飛雲船蒼隼船各相去四十五步

利涉為謀

易中孚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亦聞蒼隼晨鳬

王粲海賦曰乘茵桂之舟晨鳬之舸蒼隼見上

飛廬青雀

釋名曰船

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晉書曰陶侃擊蜀賊王真真釣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脫

或造以為梁

詩曰親迎于渭造舟為梁

或藏之於壑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天淵既汎於飛龍靈芝亦浮於鳴鶴

晉宮閣記

曰天淵池有紫宮舟升進舟曜陽舟飛龍舟射獵舟靈芝池有鳴鶴舟

岸上人驚

戴延之西征記

曰檀山何恪水道經宜陽三樂三樂男女老幼未嘗見船既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川側俯仰傾笑

水

中龍躍

晉書曰晉將伐吳有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既而王濬自

益州造大船連舫順流而下遂建平吳之功阿童濬小字也

所以浮巨浸而濟不通

為利斯溥

車

聖人作舟車以濟不通故車始於推輪

文選序曰推輪為大輅之始

因彼飛蓬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金輅則樊纓九就

周禮曰巾車掌王之

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

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草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

王在焉曰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樊讀如擊馬大帶也纓在膺鈎婁領也以賓謂會賓客象路朱以朱飾勒

也龍勒龍駝也以白黑雜色飾勒也條讀為條耕根則以條絲飾纓前讀為翦淺黑也鵠纓鵠色飾纓耕根則

青質三重

鹵簿令曰耕根草青質蓋三重餘同玉路籍田則供之

或駕於阜下

沈約

輿服志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車也后居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挽或駕以阜下

馬或挽彼轅中

後漢書曰江革遇亂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

孝江巨或驅塵而出軌

禮曰國中以策擊車勿驅塵不出軌

當擊轂以移風

晏子曰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祥下車去之然後

國人若夫朱英綠膝

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膝注朱英矛飾綠膝繩也

文茵暢

轂

詩曰陰剗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注陰剗軌也剗所以引也塗白金續剗也暢長也

公侯則

紫蓋兮朱裏

後漢書曰安車紫蓋朱裏與公侯同子阜蓋青裏

乘輿則黃屋兮

左肅

宋書曰漢制乘輿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加犀

力戰則朱血之染輪

左傳曰晉伐齊戰于鞏張侯謂卻

余折以御左輪朱殷

疾譏則羣輕之折軸

漢書曰中山

豈敢言病吾子思之

伏波之思下澤

見露賦馬

楚子之

及蒲胥

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

我伐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方載脂

而載牽

詩曰載脂載

豈弗馳而弗驅

詩曰子有車

施組

銜壁折羽流蘇

續漢書輿服志曰大行載車其飾如金

壁垂五采
折羽流蘇

陳平方交於長者

漢書曰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

轍輪扁俄譏其古書

莊子曰桓公讀書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施鑿謂公曰公所讀者古人

之糟粕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

存於其間而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古之人與其不傳者死矣故曰糟粕漢則婕

妤辭輦

漢書曰成帝游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

有嬖妾今欲同輦無乃似之乎上善其言乃止魏則先主同輿蜀志曰曹公征

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驚彼投人左傳曰楚與晉戰叔山冉得人以投中車折軾駭茲

載鬼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或號追鋒傳子曰追鋒車施通憶遽則乘之或如流

水

見水賦馮氏行車注

或因叔教而高

史記孫叔敖傳曰楚俗好卑車王以為不便與馬欲

下令使高之叔教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

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或鄙慶封之美

左傳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

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不可疾言

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寧

宜妄指

禮曰車上不廣教不妄指

沈慶之乘猪鼻

沈約宋書曰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

鼻無憶車左右從之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者不知三公也及廢帝賜三望車謂人

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

王導之驅塵尾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遲之以所執

塵尾柄驅牛以進蔡謨問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轡犢車

長柄塵尾導大怒網絡朱絲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纒通德朱裏五品以上青偏德碧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德

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德徘徊黑耳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薨葬給徘徊

徊黑耳車一乘傳暢故事輦則沛相後漢書曰袁忠為沛相乘輦車到官

曰尚書令輅車黑耳後戶輦則沛相沛相乘輦車到官

以清亮稱輦聞楚子左傳曰若敖蚡冒輦路藍縷以啓山林注若敖蚡冒楚之先輦路柴車藍縷敝

衣大路昭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竿摩僭擬

董卓別傳曰卓僭擬車服乘金華趙簡妙弊說苑曰趙簡子乘弊車蓋車畫兩輪時人號為竿摩車趙簡妙弊簡子乘弊車攢馬衣殺羊之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衣狐豹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

恭細人服善則益倨今我田老惡侈說苑曰晉平公為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馳逐之車挂之以

犀錯之羽立於殿下羣臣得觀焉田老三過而不觀平
公大怒堯曰桀以奢亡紂以侈敗是以不敢觀也平公

曰善乃去車太誓有牧野之陳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
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遠

行有祖軼之祭

周禮曰大馭玉路以祭及犯軼遂驅之
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苦

芻秣柏為神注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晉
書曰舊說黃帝子累祖好遠遊道死故祭以為道神也

至如巢望晉軍

左傳曰楚子登巢車上樓櫓以望
晉軍注巢車車上樓櫓樓呼宋人傳

曰登諸樓車使陳遵留客以投轄見井賦陳張綱獻直
呼宋人而告之遵投轄注

而埋輪

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與杜喬等八人受詔行
天下號曰八使七人皆奉命惟綱獨埋車輪於

洛陽却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師震悚

爾其奚仲初製

山海經曰番禺

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意又續漢書輿服志曰

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軒轅始作

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皞時畧加牛禹時奚仲駕車

廣車之制度又釋名曰書著肇牽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

詩稱孔博

詩曰戎車孔博徒御無數

狶膏棘軸之喻

史記曰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

以為滑也然

鹽浦染輪之樂

子虛賦曰驚於鹽浦割鮮染輪注切生肉換車輪鹽

而食之換

或驅蒲輪

史記曰封禪為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又漢書曰蒲輪安車以徵賢

或駕皮軒

漢官解曰馬有廐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為軒

丞相之容馭吏

漢書曰丙

吉為丞相馭吏嗜酒數道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
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
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尹喜之占老君關令內傳曰尹喜嘗登樓望東

不過汚丞相車茵耳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過桓榮稽古以荷賜後漢書曰

京邑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過桓榮為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魏舒喪

子而承恩晉陽秋曰魏舒子亡詔給陽燧四望車使出入觀望散其哀懷淳于既同於

灸輶史記曰淳于髡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灸輶輶者車之盛膏者炙

之不盡猶有餘流言髡之智如此吳起亦聞於徙轅韓子曰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亭欲

攻之乃徙車轅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於南門外者賜上宅民莫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今又置一石亦令曰有

徙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直如生而有先登者賜上宅上田民爭上一朝而拔之

繼如附

周禮曰輿人為車輪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注云

治材也如生如木徙地生附如木之附枝也

方象地而圓象天

周禮曰軫之方也以象地

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二十以象日月也

亦有節以鳴鸞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和鸞之

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

飾之雲

母

袁子正書曰以雲母飾轎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又晉書曰謝玄敗苻堅於淝水獲所

乘雲貳轂重牙

輿服志曰乘輿金根車五乘輪皆朱班重牙二轂

倚龍伏虎

輿服

志曰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靈文畫軛皇太子皇子諸侯倚虎伏鹿靈文畫輻公侯倚虎伏熊黑輻朱班輪

亦聞長萬奔而輦母

左傳曰宋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考叔爭

而挾輈

左傳曰公孫閱與顧考叔爭車顧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

行澤欲行行

山欲倂

周禮曰輪人為輪行澤者欲行山者欲倂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倂以行

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敵不敵於鑿注行謂薄其踐地者倂上下等搏圓厚也敵亦敵也輪厚則不敵

於鑿視之不過乎五雋

禮曰立視五雋式御之必經乎視馬尾顧不過數

三周

禮曰御婦車而塔授綏御輪三周

則有指南司方

左思吳都賦曰俞駢騁路指南

司方出車檻起於涿鹿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皆

迷路帝作

駟馬以駕

鹵簿令曰指南車駕四馬信旂是

全史卷之八

屬迷征記曰尚方北門中有指南車車上

見肅慎之獻

雉

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於文王

聞鄭人之取玉

鬼谷

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

馬鈞既洞其精微

魏書馬鈞傳曰先生

與高堂隆秦朗爭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之記言解

飛亦言其委曲

後趙錄曰尚方令解飛機巧

復有備其

五色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五色車皆駕四馬沈約

名

之七香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四望

具之輓軌

論語

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矩以陰陽

周禮曰較也者為利轉也凡斬較之道必矩其

陰陽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疎理而柔是故火養其陰而濟諸其陽則穀雖傲不蔽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孽積音盡蔽音耗杜林推之者鹿寄隗覲而終不屈柞鋤草反孽音至

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置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今刺客揚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晉武馭之者羊武帝掖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已去

庭並寵者衆莫知所適乘羊車忘其所之宮人乃取竹柴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駕牛聞張湯

之禍漢書曰丞相長史朱買臣三人案捕田信與張湯居物致富上使讓湯湯自殺其母葬以牛車有棺

無柩上聞乘騾觀劉禪之降蜀志曰後主劉禪殺三長史乘騾觀劉禪之降乘騾車降鄧艾諫趙同

之共處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騾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

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戒甯戚之無忘尸子曰甯戚為桓公

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車祝曰使公無忘在莒管子周道之行有棧詩曰有棧之

無忘在魯戚無忘下車渭陽之贈乘黃詩曰我送舅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又有三材之輪

周禮曰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載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

為固抱也注三材以為載輻牙四寸之鍵尸子曰文軒也載用雜掄輻用檀牙用檀六馭無四寸

之鍵則車不行小千秋駕之而入宮漢書曰田千秋年

亡則大不成也入殿中故安平御之而升殿晉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

號車丞相安平御之而升殿月上臨軒詔太宰安平王

升殿與彼傳祇與王導並優容於殊晉諸公讚曰司

徒傳祇以足疾

遜位不許板輿上殿又晉書曰王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顯宗詔令乘輿入殿不得施拜
別有祥聞

曠左

禮曰祥聞曠左

武則綏旌

禮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

上帝運斗以為用

見星賦運中

天子建德以攸行

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

東宮畫

輪之制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畫輪四望車

王后重翟之名

禮曰王后五路一重

翟二厭翟三安車四翟車五輦車

不巾不蓋之狀

續漢書輿服志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

不蓋孫吳兵法云有中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者為先驅又為屬車後為殿馬

三望四望之稱

袁子正書曰晉氏有三望車四望車見上注

龍首天矯以銜軌鸞雀聳峙而

立衡

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文獸伏軾龍首銜軌鸞雀立衡

間闕之牽載脂

詩曰間關車之牽兮采芡之輶尤精石崇奴契曰作車當取大良白槐之輻采芡之輶及

夫金薄繆龍之飾宋書曰漢制乘輿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軫以金薄繆龍

為輿倚較靈文畫轄武剛陷車之制漢書曰衛青伐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又史記三王傳

曰賞以元戎注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謂兵車也衡軫之上並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

行伍也如輕兮如軒詩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注輕音致前重也軒後重也左實兮

右偽左傳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四輪起

於王莽漢書曰王莽造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赤幘輓上人擊鼓挽者呼登仙莽出令在前

百官竊言此似平上本乎梁冀東觀漢記曰梁冀張李輓車非仙物也平上本乎梁冀借修作平上輶車張李

荷劉詡之仁

謝承後漢書曰潁陽劉詡好賑貧乏陳國張季禮弔國良值冰寒車毀牛病不能進

詡逢之推所乘車強牛與之

汝南受晉武之賜

晉書曰武帝賜汝南王亮追鋒車

或以香衣為號

晉太康起居注曰齊王歸藩詔賜香衣輦一乘

或以畫雲表麗

漢書記曰武帝作畫雲車

或輓廣而作賂

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注

廣輓皆兵車名或輓輓而更貴

袁子正書曰漢世賤輓車而貴輓輓魏晉賤輓車而貴輓車

或為輻以共轂

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或駢衡而挂轡

鮑明遠

蘇城賦曰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轡人駕肩屨開撲地歌吹沸天

巷出由於鄭人

左傳曰楚

伐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

轍亂知於曹

左傳曰齊與魯戰於長勺

齊師敗績公將馳之曹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遂至夫專防風之骨家語曰吳伐越蘧會稽獲神骨一節專車使聘魯問孔子孔子

曰昔禹會羣臣於塗山防見長狄之眉殺梁傳曰長狄風氏後至戮之骨專車焉兄弟三人佚宕

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中其仕俄聞於生耳異語

曰仕宦不瑞或見於垂綏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止車生耳瑞或見於垂綏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金車

者王者至行仁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林故山車出山車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仁德盛山

車垂然丘則剛金為輶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國獻比翅鳥以玉為樊其國使

者衣雲霞之布經百餘國方至京師越錢峴汎沸海有蛇洲峰峯錢峴削礪車輪皆剛金為輶比至京師輶銳

幾盡沸海涌起如沸煎也魚鱉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
鎗汎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得近經蛇洲則以
豹皮為屋於屋中推車經蜂峯燃胡蘇之木
此木烟能殺百蟲經塗五十年而至洛也
奇肱則從

風以飛

見風賦飛車初駭於奇肱注

奚晏子之能讓

說苑曰晏子朝乘敝車駕騶馬

景公遺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曰夫輅車乘馬君乘之
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何以
禁之卒
嘉宰子之見辭
孔叢子曰孔子使宰子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子

曰夫子無以為也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妻不服綵
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靡麗竒妙
之浮音夫子遇之弗聽也故
辟惡記里之用
鹵簿令曰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車也記里白鷺

鷺旗等車並駕四馬辟惡車太卜令一人在車
執弓箭皮軒車左右金吾隊正一人在車執弓黃鉞
豹

尾之儀

由簿令曰黃鉞車或曰金鉞車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次豹尾車右武衛隊正一人在車皆武

弁朱

斯國容之為盛見文物之彰施

鼎

夫鼎者鑄九牧之金而調五味者也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

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夏氏象物

左傳曰王孫滿

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

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成王定鼎于郊鄺卜世三十卜

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人鑄刑

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於鼎

以為國之魯有壽夢之賄左傳曰魯襄公享晉六卿賄苟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衛有孔悝之銘禮曰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乃祖

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乃考文叔興舊嗜欲其勤公家夙夜不解予女銘若纂

大命施于烝罔危見魚游將軍魚游沸鼎之中燕

巢飛幕妖聞雉升書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逸少之紀

書迹鼎錄曰王羲之鑄書鼎自以真張陵之刻丹經鼎錄

曰張陵得仙鼎十鼎刻識元常之受賜鼎錄曰鍾繇字

丹經埋于雲臺山下識元常之受賜元常魏文帝在

東宮賜五嗟主父之見烹漢書曰主父偃曰丈夫生爾

熱鼎一口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其形觀附耳

爾雅曰鼎絕大謂之爲圓弁上謂之萬附耳外謂之鉞注云鼎耳在表萬音茲鉞音

翼象聞折足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或刻以萬壽鼎錄曰漢武帝登泰山鑄一鼎銅銀

爲之其形若覲文曰登于泰山萬壽無疆四海寧謐神鼎傳芳或文之五熟鼎錄曰漢景帝鑄一

鼎名食鼎以銅金銀而爲之其形若瓶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膳則有陸遜破備錄

曰吳陸遜破劉備軍鑄一鼎其文曰破備鼎蕭何紀功鼎錄曰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

自表已功其或云昧旦以猶怠左傳曰晉叔向曰讒鼎文曰紀功鼎之銘曰昧旦不顯後世

猶或云三命而益恭禮曰宋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

莫余敢侮體于是王孫滿之責楚子見上夏氏臧哀伯

之諫魯公

左傳曰宋華父督弑殤公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臧哀伯諫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

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達亂之賂器乎太廟其若之何

復聞扛自項王

漢書曰項羽能

扛舉由秦武

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臚而死遺以子產

左傳曰鄭子產

聘于晉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

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注云方

鼎莒所貢旌夫魏祖鼎錄曰魏武造一鼎於白鹿山高一丈記征伐戰陣之能既表太師

之名鼎錄曰董卓為太師鑄一鼎文曰太師

亦為王商而鑄

鼎錄曰王商為單于長帝

令鑄鼎刻其爾其銅簾生毛

鼎錄曰漢宣帝建章銅人功以勸忠臣簾生毛以為美祥鑄一金

鼎埋之

建章宮 玉璜出渭

鼎錄曰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見彼汾陰

漢書曰漢武得汾陰寶鼎藏于甘泉羣臣上壽賀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曰非周鼎上怒對曰天祚有德寶鼎

自出此天以與漢是漢鼎非周鼎也齋于泗水史記曰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始皇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入水求之不得又曰孝文時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

北直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于是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列之

柏寢東觀漢記曰廬江獻鼎詔名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衆對狀除

郎陳而禘祭後漢書曰孝明帝時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初

祭之日陳鼎于祖廟以備器用賜動之而必資九萬國三公帛五十疋九卿二千石半之

策曰秦興師於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周之君臣內
自計畫以鼎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願大王圖之齊王發
師救周秦兵還罷率至齊曰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
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塗於梁對曰不可梁之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渾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入
梁鼎必不出齊王曰將寄塗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之華廷之中其日久矣若欲入楚鼎必不
出鼎者非效醢壺鬻珪可懷藏提挈非若鳥集鳥飛鬼
興狐逝而能至於齊昔周之伐殷也得九鼎一鼎九萬
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器械備具稱此王乃止渾徒
旦舉之而亦須十二周禮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既不
切物皆有俎注宰鼎九陪鼎三汲而自盈亦不炊而常沸晉中興書曰神鼎者仁器也
沸不汲自盈網緼之氣自然所生也亂則藏得美陽者
于深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

表厥尸臣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議曰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鸞旗黼

黻珣戈此鼎殆周之所以褒鑄荆山者當乎天紀史記曰黃

賜諸侯子孫刻銘先功也帝採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史記曰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伊尹欲出有莘而見負

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伊尹欲行孫暢之述行書曰禹鑄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孫暢之述行書曰禹鑄

九鼎人不覺鼎移而日移五步自周郊廓已來東南移孫暢之述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行傳曰鼎在蜀賓於陽州是

西梁武之寫仙經鼎錄曰梁武帝鑄一金鼎寫老子北梁武之寫仙經鼎錄曰梁武帝鑄一金鼎寫老子楚

子之求分器左傳曰楚子謂右尹子革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器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哉觀象儀易利金玉之貞易曰鼎黃耳金鉉利致用王貞玉鉉大吉無不利

家有崇貫之異

禮曰崇辨貫鼎天子之
器也注崇貫皆國名

事類賦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七

宋 吳淑 撰

飲食部

茶

夫其滌煩療渴

唐書曰常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謂蕃人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蕃人曰我此亦

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新門者

換骨輕身

陶弘景雜錄曰苦茶輕身換骨昔丹

丘子黃山君服之

茶薺之利其功若神

說文曰茶苦茶也即今之茶薺

則有渠

江薄片

茶譜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西山白露

茶譜曰洪州西山之白露

雲垂綠

脚

茶譜曰袁州之界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烹之有綠脚垂下

香浮碧乳

茶譜曰發

州有舉岩茶斤片方細所出雖少味極甘芳煎如碧乳也

挹此霜華

茶譜曰傳與七誨云蒲桃宛奈

齊柿燕栗常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寒溫既畢應下霜華之茗

却茲煩暑

茶譜曰長

沙之石楠採牙為茶相人以四月四日摘楊桐草搗其汁拌米而蒸猶饅麋之類必啜此茶乃去風也尤宜暑

月飲之清文既傳於杜育

杜育葬賦曰調神和內倦懈康除

精思亦聞於

陸羽

茶譜曰唐陸羽著茶經三卷

若夫擷此臯盧

廣州記曰臯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

南人以烹茲苦茶

爾雅曰檟苦茶注樹小似梔子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梓蜀人名為苦

茶
桐君之錄尤重

桐君錄曰巴東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又有白茶狀如梔子其色稍白

仙人之掌難踰

茶譜曰當陽縣有溪山仙人掌茶李白有詩

豫章之嘉甘露

宋錄曰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量濟道人於王肅八公山濟設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之貪酪奴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曰王肅好魚彭城王勰嘗戲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

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復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殮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而好蒼頭水厄彭城王家有吳妓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飲恥不復食後江表殘民遠來降者侍中元乂欲為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蕭正德不曉乂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座笑焉又魏錄曰琅玕王肅昔仕南朝好茗

飲蓴羹及過北又好羊肉酪漿嘗云羊陸產之宗魚水
族之長羊比魯齊之大邦魚比邾莒之小國唯茗飲不

中與酪漿作奴待槍旗而採摘茶譜曰團黃有一旗二對鼎鑪

以吹噓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美女皎皎常白哲小字

心為茶薺劇則有療彼斛瘕續搜神記曰桓宣武有一

能飲複茗必一斛二斗乃飽裁減升合便以為大不足

後有客造之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

形質縮絢狀如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斛二斗複

茗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悲混

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瘳或困茲水厄世說曰

問之此何病荅曰此病名斛茗瘕

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擢彼陰林陸羽茶經

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陽得於爛石陸羽茶經曰上者岸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生爛石中者生壞

標下者先火而造乘雷以摘茶譜曰蜀之雅州有蒙山生黃土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

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構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

採摘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地仙矣是

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煎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時到城市人見容貌常若年三十餘眉毛綠色其後入

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採摘不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驚獸時出人跡稀到矣今蒙頂茶有

霧銛牙錢牙皆云火前吳主之憂韋曜初沐殊恩吳主言造於禁火之前也曰豫

皓每宴席飲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恚入口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茗以當酒至

於寵哀更見逼強軌以為罪

陸納之待謝安誠彰儉德

晉書曰陸納為吳興太守

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倅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為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倅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倅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別有產於玉壘

茶譜

曰玉壘關外賓唐山有茶樹產於懸崖笋長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

造彼金沙

茶譜曰湖州長

興縣啄木類金沙泉即每歲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版土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皆至焉斯泉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數祭泉頃之發源其夕清溢造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太守或還旆稽期三等為號茶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驚獸毒蛇木魅焉

三等為號

茶譜

曰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火井有早春火前火後嫩綠等上中下茶

五出成花

茶譜曰茶之別者枳

穀牙拘把牙把把牙皆治風疾又有皂角牙槐牙柳牙乃上春摘其牙和茶作之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早春之來賓化

茶譜曰涪州出三般茶賓化最上製于早春其次白馬最下涪陵

橫紋

之以陽坡

茶譜曰宣城縣有丫山小方餅橫鋪若牙裝面其山東為朝日所燭號曰陽坡其茶最勝

太守嘗薦于京洛人士

復聞滬湖含膏之作

茶譜曰義興有滬湖

之含

龍安騎火之名

茶譜曰龍安有騎火茶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作也清明改火

故曰 柏巖兮鶴嶺

茶譜曰福州柏巖極佳又洪州西山白露及鶴嶺茶極妙

鳩坑兮

鳳亭

茶譜曰穆州之鳩坑極妙茶經曰生鳳亭山嘉雀飛雲曲水二寺青峴啄木二嶺者與壽州同

舌之纖嫩翫蟬翼之輕盈

茶譜曰蜀州雀舌烏背麥穎蓋取其嫩牙所造以其牙似

之也又有片甲者牙葉相把如片冬牙早秀茶譜曰蒙山有壓膏

露牙不壓膏露牙井麥顯先成見上或重西園之價江氏

傳曰統還愍懷太子洗馬上疏諫曰今或侔團月之形

茶譜曰衡州之衡山封州之西並明目而益思本草拾遺曰鼻

盧苦平止渴除痰不睡利水道明豈瘠氣而侵精唐新目華陀食論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右補闕毋景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

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又有蜀岡牛嶺茶譜曰

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有茶園其味洪雅烏程茶譜曰眉

甘香如蒙頂也又歙州牛枕嶺者尤好

州洪雅丹陵昌合亦製餅茶法如蒙頂吳興記曰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溫山出御薈碧澗紀號茶譜

曰有小江園明月簾紫笋為稱茶譜曰蒙頂有研膏茶碧澗簾茶莫簾之名紫笋為稱作片進之亦作紫笋

陟仙厓而花墜

茶譜曰彭州蒲村棚口其園有仙厓石花等號

服丹丘而翼生

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至於飛自獄中

廣陵耆老傳曰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擎

一罷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暮其罷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執而繫之於獄夜擎所賣茗

罷自隴飛去

煎於竹裏

茶譜曰唐肅宗嘗賜高士張志和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妻名之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

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效在不眠物

志曰飲真茶功存悅志

神農食經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悅志

或言詩為

報茶譜曰胡生者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傍有古墳
每因茶飲必奠酌之忽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
善為詩而嗜茗感于茶茗之惠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
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
後遂工詩焉時人謂之胡或以錢見遺異苑曰剡縣陳
釘鉸詩柳當是柳惲也
子同居好飲茶家有古塚每飲輒先祠之二子欲掘之
母止之夜夢人致感云吾雖潛朽壤豈忘翳桑之報及
曉於庭中獲錢十萬復云葉如梔子花若薔薇
似久埋者惟貫新耳
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合
抱者伐而啜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
枳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一名一曰茶二
曰檟三曰設四曰茗五曰薈注設音設
輕颺浮雲之
美霜倚竹籜之差
茶經曰茶千類萬狀畧而言之有如
胡人鞞者蜮縮然翠牛臆者廉諸然

浮雲出山者輪囷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籜者枝幹堅實艱於蒸搗故其形麤徒焉如霜筍者莖葉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萎萃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經自胡韞至霜筍八等麤徒音師唯芳茗之為用蓋飲食之所資

酒

魚麗子留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出詩若夫儀狄初制戰國

策曰帝女儀狄作酒而進於禹世本曰儀狄孟子注儀狄造酒美而禹疏之始作酒醪變

五味少康九投百品之精酒經曰空桑穢飯醕以稷麥

作秣酒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說文曰醕酒之終也說音皖醕音乳一宿三重之美母也醕酒一

宿熟也醪汁滓酒也耐三重之酒也既陰陽之相感秋

醪薄酒也醪茵酒也醪音途茵音縮既陰陽之相感秋

緝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亦吉凶之所

黍為酒注麴陰也相得而沸是以動也起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挹此思柔詩云兕

順中和與共其樂兕觥爵也誦茲反恥詩曰凡此飲

既有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注飲酒有醉

者恥未醉則有優韋曜而賜蒔見茶賦吳主為穉生而

置醴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穉生不嗜酒每置酒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定國數石而精明

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卧

漢書曰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精明鄭玄一斛而溫偉漢書曰大將軍表紹總兵

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起延升三日

僕射

晉書曰周顗頻有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風德之衰也

百錢阮子

見錢賦或掛杖頭注陳諫每唱於迴波唐書曰李景伯

大夫中宗嘗與幸臣貴戚內宴酒酣遽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至景伯歎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

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亂非宜席為之散時人稱之養性亦澆於壘塊世說曰王

阮籍何如司馬相如枕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有酒異爾其樂茲在鎬詩

王在在鎬挹此如澠左傳曰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

豈樂飲酒挹此如澠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

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法鄭有酒如運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君之能釀

抱朴子曰鄭君釀酒法酒成因以附子甘草內酒中曝令乾如雞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

成美

憶劉伶之解醒

世說曰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持瓦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

生之道伶曰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誓之耳便可具酒肉從之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

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御肉陶然復醉

山濤既聞於八斗

晉書曰山濤飲

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陸納才堪於二升

晉書

曰陸納將為吳興往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至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

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同溫開日白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

然納之時王坦之刁爽在座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拌座客驚愕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

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溫及賓客並嘆其率樸溫更勸中厨設指饌酣宴極歡而罷陶侃則過

限便止晉書曰陶侃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更勸少進侃悽然曰年少時常有酒失慈

父見約故不敢過孔顗則彌月不醒宋書曰孔顗為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

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文舉嘲曹公之禁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千鍾無以

成其聖且祭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簡雍譏先主之

刑蜀志曰先主以天旱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

于道謂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
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伐木許許醜酒有與出詩注醜所起切以筐傾荒外之

樽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鏡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與天地同休飲此酒不死

採海中之樹南史曰南海有頓遜國在海崎上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三雅既聞於劉表典論曰劉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

六升季雅五升又設大鍼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刺之驗醉醒也百榼仍傳於子路見下

千鍾賞鍾會之不拜世說曰鍾毓與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父時覺且

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
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

美孟嘉之得趣

晉書曰孟嘉為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

日公未得酒中趣耳

酌此中聖

魏志曰徐邈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尉趙達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邈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

醉言耳由是得罪後文帝幸許昌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於榼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

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賜之上尊

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漢書曰成帝賜詔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曰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

之稱臧盾

梁書曰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

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席之美也

謝奕之逼桓

溫

晉書曰謝奕為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桓溫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於廳

事共飲曰失一老兵行朱虛之軍法見劍賦朱虛醉承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相之後園

史記曰曹參代蕭何為丞相一遵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視事皆欲

言至者參輒飲醉之終莫得言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夜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幸召按

之乃反取酒張坐飲或投膠而感義黃石公記曰昔良亦歌呼與相應和

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近迎流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或舉

杯而殺人

梁書曰邵陵王綸鎮鄖州引吳興吳規為賓客張纘為湘州路經鄖州綸餞之纘見規在

座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是夜便卒規恨

續悲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謝朓曾
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聞於指口

齊書曰謝朓為吳興與弟綸既至郡致藩數斛
藩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酒遺書曰力飲
此物勿預人事

管仲嘗憂其棄身
管子曰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

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
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

飲之孔偕

詩曰酒既和樂
旨飲酒孔偕

此今夕

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營彼糟丘

南史曰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差兄子秀致

書誅止之暄復書曰
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溺滋窟室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

朝至未已注
窟室地室

子良持鎗以乍進

齊書曰高帝幸東宮召諸王醺飲因遊玄圃園

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扇聞喜公子良持
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王敬則自捧肴

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焉

延之據鞍而自適

宋書曰顏延之好騎馬逮

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既營度于五齊

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

辨五齊之名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泛泛然如今宜成醪醴者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甜酒盎者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鄭白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滑齊音齊緹

音體亦均調乎六物

禮曰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

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忒

遺羊祜而弗疑

晉書曰吳陸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

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折張昭

而屢屈

吳志曰孫權嘗命諸葛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

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
擁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

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
嘉皇甫之質厚北齊書曰皇

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勅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
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

實優容之鄙王琨之儉齊書曰王琨儉于財用酒則有眠

畢卓之甕晉中興書曰大興末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

者謂是盜執縛之即往視之乃畢吏部入步兵之廚世

也卓遂引主人燕於瓮側取醉而去
飲瀛洲之玉膏見玉賦

斛及善釀者乃求為步兵校尉
酒挹南嶽之瓊酥南嶽夫人傳曰夫人亦聞醉裏遺冠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圉出薄罪處三日而甕頭加帽後魏書曰阮孚性機辨好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常于室內置酒十餅餅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見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宜銀鍾之寵思話見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銀鍾之寵思話見賦泉石方期縹醪之賜崔浩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于思話注縹醪之賜崔浩後魏書曰太宗引崔浩論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裴粲則勤以獻誠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裴粲則勤以獻誠後魏書曰裴粲為中書令帝出洛濱粲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粲曰北海志在沉酒故諫其所失陛下陰鏗則仁而齊聖溫克臣是以敢獻微誠帝為之飲

獲報

梁書曰陰鏗常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炙

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行觴者逢括頸於消難

北齊書曰黃門郎司馬消難嘗過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重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

不得已笑見傾家之次道雅為劉恢所貴恢每云見次

而從之釀言其能溫克也復聞孔羣喻之糟肉羣好飲酒王導

道飲令人欲傾家見槽中肉乎乃更堪久羣常與親舊書云今年田得七

百石秫米不了麴釀事孫朝積年麴封列子曰子產之兄曰公孫

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政道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雖水火

兵刃交於前不知也顯父之餞百壺詩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唐堯

之舉千鍾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于高飲酒曰有謗云堯飲千鍾孔子飲百觚子路嗑嗑尚

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豈顧季鷹之身後世說曰張季鷹

號為江東步兵或謂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且醉

後名也張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高歡之手

丈夫卿之為應彼東風見風賦應類醞茲狂藥晉書曰

人合飲此酒嘗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奏之裴楷曰冬釀今夏成

飲人狂藥賁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周禮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

云事酒如今之醪酒也昔酒久酒今之舊醪也清酒今

之冬釀夏成者

汾清今鄴酌

北齊書曰武成親愛河南王瑜嘗在晉陽手勅之曰日飲汾清二杯

勸汝鄴酌兩盃

亦云王瞻三術

梁書曰王瞻為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

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墓酒也

鄧舒五罪

左傳曰晉侯將伐潞鄧舒大夫皆曰鄧舒有三

雋才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禮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漢有長樂之儀

史記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

羣臣飲酒爭功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與諸弟子共起朝儀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

置法酒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第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

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吳有釣臺之會

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

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亦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

一斗河東之賜

後周書曰文帝聞常璉養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即位禮敬逾重乃為詩以

貽之璉得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千日中山之醉

博物志曰劉玄石曾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至家大醉其家不知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向千

日往視之云已葬于是開棺醉蘇微為之而成疾宋書

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蘇微為之而成疾宋書

陽王羲季素嗜酒畧少醒日文帝詰責曰將軍蘇微

酖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于何得之

封為之而易內

傳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注內實寶物

慶

妻妾也移至若老羗之渴拾遺記曰晉有羗人姚馥字而居鑿家

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載之木

羗羗呼為渴羗後武帝授以朝歌守硯願且為馬園時

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

老羗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次公之狂平恩侯

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賀司隸蓋寬饒東鄉特坐許伯

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

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倒山公之接離世說曰山季倫

乃酒也次公寬饒字倒山公之接離為荊州時出酣

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日暮脫相如

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復乘驄馬倒著白接離脫相如

之鵲鷄西京雜記曰相如還城都以鵲鷄故其成禮而

表就市陽昌鬻酒與卓文君為歡

市類賦

十四

弗繼以淫

傳曰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

成禮不繼

以淫義也無量而不及於亂論語曰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唯公榮而

不與

晉書曰王戎嘗如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

日問籍曰彼何如人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獨崔暹而

可勸

後魏書曰靜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公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

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禮成宴醢

韓詩外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跪而

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醢齊顏

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名稱聖

可以宴可以醢不可以沈不可以酒醢衣遇反

賢

魏畧曰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人清酒為聖人

湛酒泉而在地

瞻酒旗之麗天

見上文舉嘲曹公之禁注

味蕪百末

漢書曰百末旨酒注百花末酒

價重千錢

典論曰孝靈帝末百文酤酒一斗直千文

嘗美味於鄆湖

記曰

衡陽縣東有鄆湖釀酒醇美所謂酏酒晉平吳始薦酏酒於廟是也

酌不極於青田

古今記曰

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酒味甚淳美飲盡更注水隨後成酒名青田酒

復聞敗見宋樽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子重曰君廚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怪消秦獄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

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為怪氣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地圖果

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
置酒中立消後屬車上盛酒為此故也
或以青州作

號世說曰桓溫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
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言至臧平原有

草縣言至或以建康為目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
膈上住
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

下飲酒者醉旨輒號為名傳上頓
宋明帝文章志曰王
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
耽嗜酒一醉或連日

不醒自號上頓時以大味稱美祿
漢書曰酒者天之美
飲為上頓起於耽也
祿帝王所以頤養天

下享祀祈福扶衰
阮孚以金貂相換見冠賦金
養疾百福之會
貂換酒注淵明以

葛巾見漉
宋書曰陶潛好酒郡將候潛逢其酒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亦云曲

阿既醜
後漢書曰劉藻為平原別將辭孝文於洛水之
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

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醢曲阿之酒以待百
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邯鄲

被圍

淮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主酒吏
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秦

之楚王

以趙酒薄而邯鄲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步白楊之野

宋書曰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屨

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

被知顧到門求進紫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

相坐黃菊之籬

見秋賦白衣王弘之遺注

高允敗德以為訓

後魏書曰高允

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元忠坐酌而自怡

後魏書曰李元忠拜

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崩桑官潛圖義舉會

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

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摩脯食之謂門者
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脯飯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

或取陶陶之樂

劉伶酒德頌曰捧罍承槽

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

或矜抑抑之儀

詩曰其未醉止成儀抑抑

曰既醉止成儀

及夫行車酌醴鳴鍾舉燧

張衡西京賦曰酒車酌醴

方駕授褭升觴

鋪糟兮歡醕

楚詞屈原曰衆人皆醉唯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

何不鋪其糟

舉白兮揚觶

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

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禮射義曰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又鄉

飲酒曰盥洗揚觶所以

高昌誇林之貢梁四公記曰高昌遣使獻蒲桃

乾凍酒帝命杰公運之杰公謂其使曰蒲桃七是誇林

三是無半凍酒非八風谷所凍者又無高寧酒和之使

者曰其年風災蒲桃不熟故駁雜凍酒奉王命急故非
時耳帝問杰公羣物之異對曰蒲桃沔林者皮薄味美
無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風谷凍成者終年不壞
今嗅其氣酸高寧酒滑而色淺故云然杰音竭
西域

蒲桃之味

唐書曰蒲桃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及
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

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
酷烈味無醞盎頌賜羣臣京師識其味
或以蟹螯俱

執

世說曰畢茂世嘗云一手持蟹螯一
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或以羣肩並賜

史記曰沛公先入關項羽至與沛公會謀因擊沛公樊
噲即帶劍擁楯入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

樊噲飲之王曰賜之羣肩則與一生羣肩噲覆楯于地
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

安足
禮有生禍之語
而禮曰夫秦豕為酒非以為禍也
書

著崇飲之旨

書酒誥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邴原有廢業之憂

魏志曰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

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士幹臨別

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志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于是

安坐飲酒終日不醉

范泰述傷生之理

宋書曰范泰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

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其言甚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

衆未有若此者也

苟忘濡首之戒

易曰飲酒濡首不知節也

將貽腐脅之斃

晉書曰周顗善飲至一石過江每稱無對後有舊對自北來顗欣然出酒二石對飲而罷明日顗如故視客已

腐骨故三爵以退

禮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三爵油油以退

注酒肅敬貌言音閤言言和敬貌油油敬悅貌

而百拜成禮

禮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

所以喻之於兵而譬之於水也

南史曰陳暄好酒沈酒兄子秀

致書諫之暄答書云吾嘗譬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諸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以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

事類賦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八

宋 吳淑 撰

禽部

鳳

伊九苞之神鳥

論語摘袁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

緯九苞口苞命心合度耳聰達舌詘伸色光彩冠短周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宗均注締五緯也度天度也周

當作朱戶所由出入也

稟至陽之純粹

鵬冠子曰鳳鵠火之禽陽之精也

既負禮

而蹈信亦戴仁而纓義

北朴子曰鳳頭上青戴仁頸白纓義背赤負禮胸黑向智足下黃

信瞻玄扈而來思

帝王世紀曰黃帝齋于宮中坐于玄扈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體脩

五色止

望黃紳而必至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未見鳳凰乃召天老而問之

曰鳳皇何如天老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足履正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黃

帝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宮中鳳蔽日而至焉

因離珠以遞飼

淮南子曰南方有鳥名為

鳳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以珞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飼琅玕也

與孟虧

而俱逝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為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于丹

山去九疑萬八千里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

若乃感六英而鼓舞

呂氏春秋曰帝嘗有聖德
作樂六英鳳皇鼓翼而舞
聞九成而來儀書曰蕭韶九

應升中而降止

禮運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覽德輝而下之

賈誼

原曰鳳凰翔于千仞
今覽德輝而下之

歎河圖之不至

論語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
知周德之云哀

論語曰鳳兮鳳今鳳

嘗遊郊數

禮曰天

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則鳳凰
在郊數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闕也

詎集藩籬

宋玉對楚襄王

曰鳳凰上擊九千仞絕雲霓負蒼天
藩籬之鷗豈能與之量天地之高哉

則有揚雄之吐

京西

雜記曰揚雄著
太玄夢吐白鳳
蕭史之吹

列仙傳曰蕭史弄玉同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凰來至

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
上一日皆隨鳳皇飛去

賞僧綽之戲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

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
隆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於懷亦
復不惜伯父**奪荀勗之池**晉書曰荀勗自中書監還守
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

弘稱其長者**事失之甚罔罔或有賀之者勗**見夢既名於張鷟
唐書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

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
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

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為祥曾貴於穆之異苑曰
劉穆之

章瑞於明庭因以為名字**為祥曾貴於穆之**
字道民素居京口鳳凰集於庭復有為唐堯而負圖

相人韋叡曰子必協贊大猷**復有為唐堯而負圖**
圖曰堯生丹朱與太尉竈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
為押黃金檢白玉繩其章曰天救帝符璽五字也

為少昊而司歷左傳曰郊子對孔子曰我高祖少昊之
立也鳳凰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司厯者也

鳴彼高岡

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食茲竹實

韓詩

外傳曰黃帝時鳳止帝東園集梧桐食竹實

或五雛而十子

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又

曰鳳生五雛長于南郭

或三文而五色

帝王世紀曰黃帝坐于玄扈有

大鳥其狀如鶴被五色三文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

降長樂而止上林

漢書

曰五鳳三年鳳皇集長樂宮留十餘刻又集上林

覽九州而觀八極

天老對黃帝曰鳳能

究萬物通天地五音覽九州觀八極也

或高蹈於大皇之地

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

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見盛德而高下

或傳聞於君子之國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

老子曰出東方君子之國

復有巢阿閣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凰巢阿閣

止東園

見上瞻
玄扈注

或因之而作殿

漢書元帝時鳳凰集
上林乃作鳳凰殿

或

為之而改年

漢書曰元帝時鳳凰
五集乃改元五鳳

既畫象於宮中

東觀
漢記

日光武生於濟陽鳳凰集
濟陽故宮中皆畫鳳凰

更鑄銅於殿前

魏畧曰文帝
欲受禪郡國

奏鳳凰十三見明帝鑄銅
鳳凰方五丈餘置殿前

亦有飲湍瀨於砥柱濯羽翰

於弱水

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飲
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安

或因惡

殺而來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
惡殺鳳凰巢其樹

或為好文而止

帝王世紀
曰上好文

則鳳翔或煎膠而續絃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
面有弱水統之鴻毛不可越也上

多風麟數萬為羣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
為續絃膠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絕絃連刀劍斷刃

或以毛而免死

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曰煥質二曰宣肌及厲王流彘人得

之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片毛則準千金

王慈捷對於比雞

宋書曰王僧虔子慈少與

從弟儉共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因往東齋詣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荅曰慈書比大人猶雞

之比

承天解嘲於將子

宋書曰何承天為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頗

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當耶

超宗既美於得毛

宋書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

軍劉道隆在御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鑒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

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閣待不得乃去

江夏亦工於

學尾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尾詔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

以麒麟

觀其戴德揭義履正負仁問天老而知狀

並見上

貴鳳尾

黃紳 瑞帝舜而司晨

尚書中候曰帝舜曰朕惟不又於百獸鳳晨注云百獸率舞鳳凰司

晨

豈復將雞鷺而競粒

抱朴子曰鷺鳳競粒於庭則受辱於鷺雞也

與鳬雁

而同羣者哉

楚辭曰鳬雁皆喙夫梁藻今鳳逾翔而高舉

至如鳴若簫笙

帝

世紀曰黃帝時鳳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音同金鼓

天老對黃帝曰夫鳳小音金鼓

資長風以舉翰

唐書曰太宗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曰有一威

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啖天衢而高翔

集軒丘而載舞

山海經曰

軒轅之丘鷺自
歌鳳鳥自舞

其羽翾翾

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

其鳴鏘鏘

左傳曰陳

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鳳皇
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

晨云賀世

論語摘

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

集曰歸昌

天老對黃帝曰鳳昏鳴曰固常

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
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鎮星順而必至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

則鳳至
天樞得而下翔

運斗樞曰天樞得鳳凰翔

出丹穴而得茂

山海經曰

丹穴之山有鳥焉五彩而文名曰鳳首文曰
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降紫庭而

道光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琴歌曰鳳凰翔兮紫庭余何德兮感靈

將九雛而並至石

偽事曰鄴中有鳳凰將
九雛在延明門外道西

與四靈而効祥

禮運曰四靈為畜何謂四靈麟

鳳龜龍是謂四靈或刻木作形自口中而銜詔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

上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侍人以百丈緋繩轆轤迴轉下之或以金為象從樓上以

投漳鄴中記曰鳳陽門五層樓安金鳳凰二頭石虎將哀一頭飛入漳河會暗日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

足今存

鶴

伊羽族之宗長淮南八公相竊經曰鶴者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有胎化之仙

禽鮑照舞鶴賦曰散幽經以驗物有胎化之仙禽羣鸞鳳以遐鶩相鶴經曰鶴千六百年飲

而不食與薄雲漢而高尋相鶴經曰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五年羽翮

鸞鳳同羣

具復七年 既稟精於金火亦受氣於陽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

於陰因金氣依 若乃引員吭抗纖趾相鶴經曰高足羸火精以自養

也動商陵之悲操見琴賦商陵別鶴注舞晉平之清徵見琴賦師曠清角注

亦云翔集既聞於介象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大帝思之清徵翔集既聞於介象以象所住為廟時時往祭之有

白鶴來 感召復傳於蕭史列仙傳曰蕭史善吹蕭能致白鶴陶侃之墓

頭弔客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遽看之但見雙

鶴冲天 周穆之軍中君子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

至若集蘭巖而顧步王韶之神境紀曰榮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常有雙鶴素

沙 六

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
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成此鶴
止金穴而迴翔內傳

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有局任不得數相往來
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

一山頭白鶴翔金
穴何時復來游
豈復畏鶉鷃之羅網
郗原別傳曰郗

鶴非鶉鷃之
網能羅也
誠以知天地之圜方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

舉兮知天
地之圜方
亦有飲巨蒐之獻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

以飲玩崑崙之舞
瑞應圖曰黃帝集崑崙以
天子玩崑崙之舞
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田饒比之

而去魯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
曰夫雞有五德君猶禽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

近也未若黃鶴一舉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將去君黃鶴舉矣
莊辛喻

之而說楚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於江海俯啄鯉鯉仰斷菱藕自以為無患不知夫射

者方修弧矢治增繳將加已於萬仞之上故畫遊江湖夕調鼎俎

自西北而遙集

古歌詞曰

飛來白鶴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喙不能開

吾欲負汝去

邈江海而遐舉

見上莊辛說楚注

辭吳市而喧闐

毛羽日摧頽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與夫人及女食蒸魚王嘗半以與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我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

閭痛之葬於邦西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

因塞之以送死

出雷門而軒翥

見鼓賦雷門鶴飛注

孟氏周王之飲

穆天子傳

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岱宗漢帝之壇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鶴三

十從西南來
經祀壇上

緄山識王喬之至

見山賦見王喬於緄氏注

遼東見丁

令之還

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鶴於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

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
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又若鳴必戒露

見露賦宵警聞於白

鶴白非日浴

莊子曰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或馭於江夏之樓

迷

傳曰荀瑛字叔璋潛棲却社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

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渺然烟滅

或飴以潭臯之栗

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潭臯之栗飴之洛溪之水飲之觀其瘦頭

露眼

相鶴經曰鶴之上相豐毛踈肉

相鶴經曰鶴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

既鳳翼而龜背亦燕膺而黿腹出相宣王見誨於聞天

詩曰鶴鳴誨宣王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王莽傳方於漬穀漢書曰王莽以鶴龜漬穀

種學至若比鳧脰而為長莊子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悲匪

雞羣而可亂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

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賦聞鮑照之美鮑照有舞鶴賦詩播齊高之善宋書

曰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命筆詠之曰八風舞勁翮九野弄

清音一推雲間羊公既訝於不舞世說曰殷中軍嘗稱劉尊祖於庾公庾公

甚忻便取為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

稱之客至試使驅來
乾乾而不能舞

庾域嘗驚於忽見

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

孜孜不怠一日
一雙鶴來下

鳴九臯而寥唳

見上

出華亭而倩練

八王故事

曰陸機為成都王所誅顧左右而歎
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也矣

遊衛國而乘軒

左傳

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向耶溪而

取箭

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採薪得一箭頃有神人至問何所

欲弘曰嘗患若耶溪載薪為難
顧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

固一舉而千里豈耳目之

近玩者乎

世說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翮翦不能復

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悞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鷹

伊鍾山之鷺鳥

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

精

稟金方之勁氣含火德之明輝

見上

淪瑤光之純粹

春秋運斗樞曰
瑤光星散為鷹

或聞於蒼成千日

隋魏彥深鷹賦曰二
周作鵠千日成蒼

或重其指如十字

魏彥深鷹賦曰指
重十字尾貴合盧

若乃點血散花之

狀

魏彥深賦曰白如散花赤如
點血大文如錦細斑似纈

黃眸金距之名

西京雜
記曰茂

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鵠皆為佳
名鷹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

既在南而為鵠

晉書
曰崔

洪清厲骨鯁為尚書左丞相時人謂之語曰
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鵠在北為鷹

亦與鵠而

為兄

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

亦有下韝命中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孟卿太守

桓虞署以為督郵於是貪令自責還印綬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即中

畫壁如真陳書曰齊

廣寧王存珩好緹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

資僧達之馳獵

南史

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嘗入關齊大集朝士自行香火之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弗復遊獵

教

行父之事君

左傳曰季文子對宣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不敢失

陸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唐則斷

聯而見放

唐書曰太宗初即位舊苑中有龍鷹悉斷聯任去良犬並解綬放之

漢則斤賣

而不用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斤賣之

逐黃犬於東門

史記曰李

斯臨刑歎曰思牽黃犬臂擊鵬雛於雲夢幽冥錄曰楚文王好獵人

有獻鷹為獵於雲夢烟燒漲天毛羣羽族爭噬競搏此鷹瞪目雲際無搏噬之志王謂獻者曰汝將欺余耶谷

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聳翮而升須臾毛墮若雪血下如雨有大

鳥墜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有至若梁冀貪而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乃厚賞之

見求益都耆舊傳曰廣漢馮顗為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顗顗收

之使人挈鷹而亡也顗大亮忠而不獻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

追捕甚急冀辭乃止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

因密來責朕云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

謹

馬融既美於出籠

馬融與伯世書曰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

冬大蒼出籠黃林下蒐芼以乾菜自送餘日茲樂而已

要離亦聞於擊殿

戰國策曰唐雎

謂秦王曰要離將刺

故其威同尚父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名傳

郅都

漢書曰郅都為濟南太守時人號為蒼鷹

魏帝以秋吟見重

魏文帝答魏文書曰

商風振條

侯文以嚴霜行誅

見秋賦侯文之職注

支遁則愛其神

俊

建康寶錄云支遁好養鷹馬而不乘放人或問之曰愛其神俊

元坦則肆其畋漁

三國

典畧曰元坦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性好畋漁無日不收鷹犬常數百頭置網十餘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能

一日至於驚蟄靡失於為鳩

禮記月令曰驚蟄之日鷹乃化為鳩處暑不

差於祭鳥

周書曰處暑之日鷹乃祭鳥

逐不仁者子產

左傳曰子產始知然明問

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名與鳩者少皞

左傳曰少皞為

鳥師而鳥名與鳩氏司寇者也注鷹也

又若翮短飛急骹長起遲

魏彥深賦曰雙

骹長者起遲六翮短者飛急

大雌小雄

彥深賦曰雌則體大雄則形小

加毛減肌

彥深

賦曰晝不離手夜更火宿微加其毛小減其肉

時令既傳於學習

禮曰小暑鷹乃學習爾

雅亦號於飛翬

爾雅曰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然疾

亦聞惡彼足黃

彥深賦曰赤睛黃足細骨小股住不可吁舉不及走若此之翬不如勿有

欲其食疾

彥深賦曰疾食

連消此則有命免頭猴立是為無病

尉羅設於已化

禮月令七月鳩化雉為鷹然後設尉羅

弋禁於未擊

漢書曰鷹隼未擊饒而為用猜防既見於

曹公

魏志曰呂布使陳登詣太祖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太祖悅布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

還布拔戟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虎當飽其肉否則噬人公曰不然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

乃解

飽則高颺引喻亦聞於權翼

晉書載記曰慕容

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急其羈絆不任其所欲堅

不從去

雞

伊錐雞之彩質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雞曰連絕有力奮雞音余

實淪英於

玉衡

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雞

取吳之象

易曰吳為雞注雞知時號令之謂

稟火之

精

春秋說題辭曰雞為積陽南方之象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翰音見號

禮曰宗廟之雞曰翰

音

燭夜為名

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賓孟既觀於斷尾

左傳曰賓孟適郊見

雄雞自斷其尾問其侍者曰自憚其儀也

州綽亦效其先鳴

左傳曰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

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注晉伐齊及平陰州綽殖綽

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

或以占戎馬之象

淮南子曰雄雞夜鳴軍兵動而戎馬驚

或以認蒼蠅之聲

詩曰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若乃

五指金鼈

廣志曰雞有胡髯五指金鼈反翹之種

花冠成露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

露雞南越志曰雞冠四
間如蓮花清鳴聲徹也
季平既銜於芥羽邱氏亦誇其

金距

左傳曰季邱氏為之金距

或養之而攘火

山海經曰驚雉

一名山雞養之

或畫之而帖戶

見春賦畫雞索葦注

孟嘗效之而

獲免

史記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者有能為雞鳴遂發得出也

燕丹為

之而得度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鳴遂得早度

至如三尺曰

鷩

爾雅曰雞三尺為鷩鷩音鷩

正旦磔門

見春賦懸羊磔雞注

性惟司夜

韓子曰使

雞司夜令貓執

職在鳴晨

太玄經曰雌雞晨鳴雄雞宛頸

候天星而肆

赦

北齊書曰武成卽位南宮大赦於殿門外建金雞不識其義問於先祿大夫司馬膺之對曰海中日占曰

天雞星動當有儼金馬而為神漢書曰方士云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祭祀

致也宣帝使復有越舊長鳴西京雜記曰漢成帝時交趾越舊獻長鳴雞即下漏

驗之各刻無差一馬韓細尾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子路

冠之而示勇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玃勝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

質請為黃父戴之而吞鬼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

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祖逖則舞於夜鳴晉書曰祖逖與劉琨為司

州主簿共被同寢夜中間荒雞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庾翼則怒其愛雉書

曰庾翼攻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棄之可惜者漢中之地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

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云雞肋兒官屬不知主簿楊修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取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

去也乃白戒連之不一者山東之勢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

欺弊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或食之而

數千呂氏春秋曰苦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蹠數千而後足或膳之而日雙左

日公膳候之不差於風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執之必在於工

商周禮曰工商執雞注亦有羊溝之鬪莊子曰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

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時以勝人者以狸膏尸鄉之塗其頭也注羊溝鬪雞處株魁帥也雞畏狸膏

養或鳴在雲中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

晝放散食欲取呼名即至鳴於雲中或葬於山上異苑曰朱文繡

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文繡既死羅子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

其內繡神靈變為雞鍾魂魄化為雉清鳴哀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聞其腦

腦古詞曰腦腦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聽彼膠膠詩曰風雨蕭蕭見棄

翻求於鳳警陳子要言曰棄晨雞俟鳳警亦猶棄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政也被割何

在於牛刀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至若棲殿中

之樹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

復樂以指資故蕃婁門之牧吳越春秋曰婁門外使管輅之占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鄩取山雞毛著毘中使管輅射之曰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辰此山雞毛

也問越筮之下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難卜上信之江道連之而縱火

見火賦江注傳琰剖之而斷獄齊書曰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二野父爭難琰問何

食一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難得粟罪言豆者觀奉先之關漢書曰昔許奉先好關難宣帝徵時

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其女為婕妤立為皇后奉先封侯記越王之畜越絕書曰難山勾踐以畜

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天淵曾喜於陸機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陳

倉吏聞於秦穆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上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高使火燒山山雞飛去石雞

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又史記

曰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則野雞皆夜鳴別有

長鳴遠飛

長鳴見上注洞冥記曰遠飛難夕還

黃冠青

綏臨海異物志曰杉雞黃冠青綏常在杉樹下

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垂綏

并泰而

食

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篠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鑿垣而棲

爾雅曰雞棲於杙為

桀鑿垣而棲為婦

既牝晨而家索

書曰牝雞無晨牝難惟家之索

亦逆翦而

冠萎

晉書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權輿假號皆平桓氏遂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

而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位至敗凡八旬則有至北埭而方鳴

齊書曰武帝嘗

幸琅邪城宮人嘗從早發至湖

到新豐而自識

漢書曰七年高

祖以太上皇帝歸置縣徙豐人實之號曰新豐并移粉榆舊社街巷棟宇一如舊制士女老幼各知其室雖難

犬縱放亦傳朱公之所化風俗通曰吁難朱公俗重樂識其家焉

妻之不食

後漢書曰樂羊子妻嘗有他舍雞誤入坦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

使食他肉

又若守夜稱信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頭戴冠者文也足搏

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候

潮表異

異物記曰旬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驅之既喻

於馭民

荀悅申鑒曰親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

夢之

亦憂於武吏

夢書曰難為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憂武吏

若夫鑑形乃舞

異苑

曰魏武時南方獻山雞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為

之賦

其事映水而溺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日眩則溺

符朗知其

半露

晉書曰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驗焉

紀渚養

其全德

莊子曰昔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閭雞十日而問雞可聞乎曰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之

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異雞無敢應者

含圖

既見於能言

拾遺記曰含圖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桃都亦聞

於出日

玄中記曰東南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

天下雞皆隨之鳴

右廣候之而駕

左傳曰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子反則之而食

左傳曰晉與楚戰見星未已子反命史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惟命是

聽見於事始崔光知翅足之多

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

顯獻四足四翼雞詔以問光光表曰翅足衆多羣下相扇動之象脚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後數日茹皓等

並以罪伏法於

置在憲間宋氏得講談之益

幽冥錄曰晉兗州刺

史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棲籠置窗間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論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

進大

事類賦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十九

宋 吳淑 撰

禽部

鴈

邕邕鳴鴈順時翔翔詩曰邕邕鳴鴈旭日始旦東海申歌於漢武漢書

曰武帝太始三年東海睢陽見養於梁王漢書曰梁孝王睢陽國中

獲赤雁作朱雁之歌作鬼賀秦繆之得士說苑曰秦繆公得百里奚公孫枝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臣實

社稷之福公不

辭再拜而受 悲虞固而隨喪

會稽典錄曰虞固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

守常有鴈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焉及卒官鴈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二年乃去或曰駕鵞

曰鳴鵞鴈也亦稱足蹠爾雅曰鳬鴈醜其足蹠注曰脚既指間有幕蹠屬相著蹠音卜

聞其維索飾布儀禮曰大夫相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鴈知時飛翔有別也飾之以

布謂縫衣其身也亦同乎三帛五玉書舜典曰修五禮維謂繫連其足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注二生卿執可以飼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羔大夫執鴈可以飼 毼鴈必以毼無敢與栗不宜

食粟博物志曰雁食粟翼重不能飛 若乃入梁州而逾塞梁州誌曰梁州縣界有鴈

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故因名曰鴈塞過高柳而知門山海經曰雁門山雁出其

間在高
北應季冬而北嚮禮曰季冬之月雁北嚮候白露而來賓周書

曰白露之日鴻雁來
鴻雁不來人背畔
獻伯陽而聽政左傳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
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聽政焉
諫梁君之殺人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雁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雁去者
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

三年卜云必須人祀丈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
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雁殺人何異虎狼梁君

引龍登車入郭呼萬歲曰
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
今有明行列之次儀禮曰以雁為贊取

其有行
列之次辨長幼之紀說苑曰以雁為贊有長幼之紀見殺遠殊於山木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不取問
其故曰不才之散木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殺雁烹之豎子請曰其一雁能鳴其一雁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歎曰周將入用近同於士雉儀禮曰大夫以表處夫材不材之間

女子之得時

白虎通曰贅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唯大夫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

而為贅

見上入用近士雉注

從風後先

淮南子曰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春秋繁露曰

凡贅大夫用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後先

隨陽飛止

春秋說題辭曰雁南北以陽動也禮

既傲於太守

漢書曰廣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

刺謁見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色不存於夫子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

孔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若其遇明月而雙墜北齊書曰斛律

之色不在孔子孔子乃逃光從文襄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集河西而五色漢書曰宣

使明月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入上虞而治田十三洲記曰上

祠有五色鴈集殿前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在南康而浮石

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也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筍山上有湖周回有數十里

有一石雁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翔

於廣澤常避繳而銜蘆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避弋繳來自窮邊亦

傳書而係帛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和親常

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鳥

伊莫黑之孝鳥

詩曰莫黑匪鳥春秋元命苞曰鳥孝鳥也實至陽之純精元

苞曰流火為鳥陽精在日中從天以照也既稟受於瑤光運斗樞曰瑤光散而為鳥亦合

應於維星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明則日鄭人既瞻於楚

幕

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晉師亦候

於齊城

左傳曰晉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齊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

師其

若乃城上畢逋

讀漢書曰桓帝時童謠云城上鳥尾畢逋一年生雛公為吏子為徒

一徒死

府中朝夕

漢書曰成帝時何武請以御史大夫百乘車為大司空備三公官時御史府中列

相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感陽顏而口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傷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鳥銜鼓集顏所居林鳥口皆傷銜鼓之象欲令聲者遠聞即於其處立縣

名鳥傷莽改為燕丹而頭白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

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諺為令鳥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鳥即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子

推嘗見於蔽烟拾遺記曰晉文公燒山求子推子推抱樹有一白鳥從烟蔽之推死文公為之

斷火王母亦聞於傳食括地圖曰崑崙山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鳥為西

王母至於借樹為詩唐書曰李義府名見太宗試令詠鳥云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

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樓帝曰集廬作賦成公綏鳥賦序曰有鳥集余之

吾當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廬烏善禽吾既瞻之於爰止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亦聞之於反

嘉馬因賦之春秋運斗樞曰烏為又若夢豐邑而肇漢帝王世紀曰沛公祖

父家于豐其妻嘗夢赤烏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入武昌而瑞吳吳志曰武昌赤烏見

因改年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洞林曰寧遠將軍景則其姪病四十餘年吾卜之得

為赤烏明夷小過案卦當取獨蹄猪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眠

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

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論此事烏日禽猪月畜水火相

忌自然之數取太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足

故以獨足者當之崔生而有夏為墟說苑曰孔子云存亡禍福皆由已而已昔帝辛之時

崔生烏於城隅占者曰小生大國家必祉帝斷翎用致

辛信之而不治國乃至滅亡此詭禍為福也

於馴狎韓子曰夫馴鳥斷其下翎則必待人而縮掌自

分於醜類爾雅曰鳥鵲醜其掌巢煬帝之惟幄隋書曰煬帝起

宮丹陽將游於江左有鳥鵲巢於惟幄驅不能止感文王之孝悌瑞應圖曰文

王者孝應識則羣飛集樓三國典畧曰侯景篡位令飾

集于門樓童謠曰白表偽則一足墮地唐書曰天授元

者天后以為周室嘉瑞中宗時為皇嗣言又聞射彼日

中見日賦羿愛之屋上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

愛其屋上烏憎其集庭既美於有虞抱朴子曰夫烏何

人者憎其除脊

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搜肉更聞於亭長**漢書曰黃庭曾子鋤瓜三足萃其冠

太守遣吏有所伺察更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吏見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烏盜其肉吏大驚

乃不敢皓質見范雲之對齊書曰高帝時有獻白烏帝有所隱皓質見范雲之對問此何瑞范雲位卑前答曰

臣聞王者敬宗朱羽聞薛綜之詞薛綜赤烏頌曰赫赫廟則白烏至

丹質希長生必飼其丹肉抱朴子曰取鳥之未生毛者代而生

羽皆赤殺之陰乾羣飛或認於旌旗北史曰齊高世辨性

搗服壽五百歲餘騎覘候登高西望遙見羣鳥飛候宗慄之哭泣後周

起以為旌旗即馳還不敢反顧宗慄遭母憂哭嘔血每有羣鳥數助蕭放之哀悲北史

千集于舍候哭而來哭止乃去

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室前有二慈鳥來集馴庭飲啄每臨時舒翼悲鳴全似哀泣或啄馬申之

口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申嘗晝寢於尚書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諧賢所致

或萃曾子之冠見上集庭既美於有虞注王吉射之而必中漢明帝起居注

曰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萬

年臣為二十石賜錢二百萬裴俠指之而能言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

城西見羣鳥蔽天舉手指既為城於田緒之境唐書曰德宗時

鄭汴二州羣鳥皆入田緒李納境銜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命焚之信宿如故鳥口皆流血亦

集戟於仲穎之門唐書曰柳仲穎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鳥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

滿後為天平節度而
鳥不集乃卒於鎮

或銜珪而降社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命伐

也殷或集柘而為弓

見弓賦鳥號徑理注

帝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

火

尚書中候曰周天子發渡孟津火自上復于王屋流為赤鳥

皇居壯麗靈臺亦藉

於相風

述征記曰相風鳥在臺上遇千里風則動

鵲

鵲鵲醜其飛也

據

出爾雅注云鵲翹上下子工切

應必先事

易通卦驗曰鵲

先物而動也先事而應見於風木之象

巢於季冬

禮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性何知而

避歲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避太歲此非才智在博物志曰鵲

理何由而

何風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注

傳帝女於南陽

廣異

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惺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紫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作女人赤帝

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

見雕陵於莊子

莊子曰莊子周遊乎雕

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觸周之類而集于栗陵注樊藩也運寸可曲一寸感觸也

方朔則識其順風

東方朔傳曰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

朔呼問之朔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鵲尾長

傍風則傾背風則履必陸賈則信其有喜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

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知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況人君重位乎知

來識修短之分

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注乾鵲見人有吉事之徵則修

修然有凶事之徵則鳴啼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探其卵是不知往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

也懸肉見交感之理淮南子曰赤肉懸則鳥鵲集鷹隼驚則衆鳥散物之聚散交感以然

在至德之世其巢可窺莊子曰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集高城之

危失時而起莊子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

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或抵至於崑山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傍以玉璞抵

鳥或墮地於燕池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鳥鵲闕於燕王池上烏墮地烏君之象後燕王誅

死化印既聞於雨霽搜神記曰韋山張顓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爭取

之化為一圓石顯推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
侯印顯以上聞藏之秘府顯後官至太尉
統樹更見

於星稀

魏太祖詩曰月明星稀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則有朱據焚燎

吳志

曰赤烏十三年有兩烏銜鵲墮東
觀孫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

王澄探取

晉書曰王澄為荊州

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
上樹探鵲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孫和既慮於

傾危

吳志曰孫和為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僚皆憂憐以為檣末傾危之象既而和

果敗

竇申亦招於權賂

唐書曰竇申宰相叅之族子叅特愛申每議除受多訪於申或

泄之以招權受賂每
所至人謂之喜鵲

亦有葺乾陵之殿

唐書曰大厯八年夏四月乾陵

山仙觀三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殿
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表賀焉

巢發石之車

唐書曰高祖圓堯君素於蒲州糧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發石車人心遂離官軍斬其首傳之京師或得

名於神女

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

或共止於巢烏

隋書曰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

門雍睦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弼音弼

爾其採栗環丘之上

拾遺記曰圓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湖方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

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銜火清溪之側

洞冥記曰帝解鳴鴻之刀賜東方朔朔曰

鑄此刀者首山之金雄者以飛雌者獨在

推子信之妙

金出九湯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術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闕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拂堂角則今夜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

赴其妻苦留稱僅
馬腰折免於難
伏管輅之精誠
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

來在屋閣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
引西家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

來告鄰婦手殺其夫
詐言西家人殺我婿
駕言西土曾聽王母之謠
穆天子傳曰西

王母還歸世民作憂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於野
虎為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還我惟帝女於讀為鳥
考

彼國風亦比夫人之德
詩曰鵲巢夫人之德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

之有

燕

懿彼玄鳥

廣雅曰玄鳥燕也

淪精瑤光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燕

賦之者

莊姜送妾

詩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燕燕于飛下上其

音吞之者簡狄生商

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娥氏曰簡狄玄鳥

遺卵簡狄遺以丹書

田佚子曰少昊之時赤燕集戶遺其丹書覆之玉筐呂

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燕視之鳴若謚謚二女嬖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

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返二女作歌曰燕往北實始為北音注北國之音也或因輦泥而

頭禿或為擲釵而目傷

續異記曰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間

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塚輦泥頭欲禿今寄黃氏燕燕于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燕左目傷

飛差池其羽

見上

吳宮既怨於被焚

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

春申死吏照燕
窟失火遂焚
衛婦亦聞於繫縷
南史曰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

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
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
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為詩
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嘉管輅之善占

魏志曰諸葛原嘗取燕卵等著器中使
管輅射覆輅占至燕卵曰舍氣須變依

于宇堂雌雄以分翅
未舒張此燕卵也

美王威之能賦

王威別傳曰白燕
來翔被令為賦

若其視有娥之女

見上簡狄
生商注

培曲阜之城

北涼錄曰昔
人有浮海而

失津者至于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
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
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
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冠至攻魯

不克巢幕已危左傳曰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謂孫文子曰異哉夫子之在此

也猶燕之巢集衡益輕九章算術曰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

則雀重乘震雷而忽起見雨賦石賀大厦之方成淮南

大厦成而燕雀相賀若乃守分尾翅說文曰燕玄鳥也

形性知戊巳博物志曰燕戊巳日不銜泥翔景素之烟

雲談載曰宋宣王景素鎮朱方嘗與劉琨同在小齋有燕集承塵飛鳴相逐景素曰萬物各有靈性而獨賦

於鱗羽乎若斯鳥也遊則參於烟雲之上止則隱于林

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類乎物得失不關於心

樂一何集馬樞之案几陳書曰高士馬樞日常黃能視闇

中物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

欄廡時上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為少皞而司分左傳曰郊子云少皞鳥師而鳥名玄鳥氏

司分者也注春以高禘而見祀見箭賦高禘亦聞食之而

不宜入水博物志曰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掘之而可以療饑晉書

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郝鑒為主避難於魯國澤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有志詎知於鴻鵠史記曰陳勝輟耕歎曰見殺常因於

蒺藜冥驗記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瘡並不能言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還內思

過周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牀有燕巢中有三子母取出食因取三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悔責客變為道人之容曰君既

自知悔罪今除京房術精既言於天女
見京房易占曰山

矣兒即皆能言得貴女注云今
茅君僊去曾食於神芝
茅君內傳曰句

俗名燕為天女五種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藿葉上有
飛燕象光明洞徹食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

雀

伊翩翩翻之小鳥實瑤光之下淪春秋運斗樞曰既目之

曰憑霄拾遺記曰舜葬蒼梧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來
吐五色氣氤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

成亦號之為嘉賓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
變化嘗聞於

入水禮曰季秋雀入
翔集更見於依人
說文曰雀依則

有報楊寶而銜環

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年九歲至華陰比見一黃雀為鷗臬所搏墜於樹

下為螻蟻所困寶見愍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羽毛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卧有黃衣

童拜曰我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鷗臬所搏君仁愛見拯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位登三公當如此

環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為王祥而入惟晉書曰王祥繼母朱氏思黃雀

炙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得或出崑丘漢武內傳曰以供母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有崑丘神雀或出條枝東觀漢記曰和帝時安息王嘉不疑獻條支大雀此雀卵大如黿

之頌先賢傳曰漢末有白雀之頌周不疑已作頌曹公忽授紙筆立令復作既成操大奇之

美公幹之詩劉公幹詩曰翩翩野青雀棲窠茂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猥出蓬蒿中乃至丹丘邊

探而反之既稱於齊景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鷙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

人之德矣探雀鷙弱故反之是慎所從也蓋聞諸仲尼

長幼也育禽獸而若此况人乎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

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至若奚奴長嘯異苑曰上虞縣

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街向空長嘯則羣雀來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河南幼射曜五歲嘗射雀于道

萃夜哭蚊蚩悲死于側武前中之樓上既憂於廉范後漢書曰楊由蜀郡人為

帝驚歎焉樓上既憂於廉范文學掾郡有大雀夜集庫樓上太守廉范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斗下

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亦驚於思話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

藥厨下忽於斗下得死雀思話數曰斗覆

而雙雀殞其不祥乎俄而被繫亦有狎異類於寒嶺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州三十里便

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綴五彩於邯鄲孔叢子曰邯鄲

民以正月日獻雀於趙而綴以五彩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

處委巷之鄙事降舍章之禁闥隋書曰開皇中有神雀降於舍章門高祖因召

百官賜讌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銜靈寶之仙篇抱朴子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

讀使問仲尼曰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

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又聞彈以明珠太玄經曰明珠赤雀銜之殆天授也彈雀貴不當也

化為黃土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為黃土

郭璞之占

集雞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將雛雞雀飛集其背上驅之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卜之曰此晉王即昨之漸

也楊宣之知覆粟

益都耆舊傳曰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

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至前數里果有覆粟

呈藻翰乎永安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

以神雀五彩翔集京師奉觴上壽令賈逵作神雀頌

翔皓羽於東園

燕書曰愍帝時以異雀改

東園為白雀園

挾彈見莊辛之說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為無患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也

沾衣聞少孺之言

見露

賦少孺假言於捕雀注

東萊傳巨公之異

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郎持節候神自太室至

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云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西域有班超之貢

曹大家集兄超為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頌

巢桂樹而成篇

古詩曰桂樹秋不實黃雀

巢其頌不其而作頌

謝承後漢書曰琅瑯董仲為不其令赤雀乳廳事前桑上民為作歌

頌亦有生三河而鼓翅

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奇昔生三河側

鼓翼帝出貝多而善舞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反之

集肩於潘樂

北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

為見入懷於唐祖

唐書曰高祖斬王威於太流火既聞原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於秦伯

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錄集於公車書曰

秦伯探鷺亦傳於主父史記曰趙武靈王自號主父廢霸也遊沙丘公子章作難與何戰敗章趙主父主父開之何遂圍主父飢探雀鷺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苟逍遙於蕃籬又安知夫鵬舉

事類賦卷十九